

大溪派出所的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参与救援

本报记者 赵云 通讯员 谢慧远

“大溪佛陇厂房倒塌，有人被压在下面。”7月4日16点左右，大溪派出所接到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指令。这不是小事！接到指令后，该所刑侦中队副中队长应灵军，一边通知蒲邵警务室民警林川赶赴现场，一边上报所领导，并带队前往事发现场。他们是第一批到达现场的人员。救援工作就此展开。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民警林川带着队员来到现场时，鞋厂老板娘非常激动，“很多员工被压下面了。”几个员工流着血从倒塌现场跑出来，“里面还压着很多人。”

林川一边通知119和120，一边疏散围观的群众，一边查看倒塌情况。接着，大溪派出所所长吴朝华带队来到了现场。

未倒塌的厂房里，员工情绪激动地乱喊。民警们马上大喊，对他们进行安抚。之后，民警们拉起警戒线，维持现场秩序，不让围观群众堵住道路，影响救护车通行。因为是周六，很多民警放假，派出所通知他们马上到现场支援。另一方面，派出所将现场情况反馈给110指挥中心，请求支援。

副所长蒋辉华原在火车站执勤，得知消息后，也带队赶到了事故现场。

当时，当地消防也赶到了现场。救援人员需要爬到旁边的楼顶，再进入倒塌现场，两者之间有个45度的斜坡。民警和队员们帮助消防人员将施救器材搬到倒塌处。

现场断电了。为了不影响施救，吴朝华立即联系电力部门和路政部门，做好电力保障工作。

借来工具救出3名伤员

倒塌现场一片狼藉，倒下来的空心板上还浇筑着一层厚厚的水泥。下面，就是被压的员工。救援工作刻不容缓。

没有生命探测仪，民警和队员们跟消防人员大喊“有人吗？”空心板下面，传来几名被压人员的声音。

透过断裂空心板的缝隙，大家看到一名员工弓着腰被压在下面。压住他的是连起来的四块空心板，加上上面的水泥层，大家根本无法抬动。

“人怎么样？”“还行，但很痛。”

大家决定把空心板截断，再抬掉。去附近的店里买来粗麻绳，村干部去村民家借了铁榔头和铁棍。

为避免敲空心板的时候，空心板失重压到伤者，大家用铁棍撬着后，又用绳子提着空心板一头。水泥块被敲掉后，他们又用钳子剪断了钢筋。

终于，这块空心板被抬掉了。但压在伤员身上的，还有一整片铁板。大家用消防切割机割开了铁板，将伤员救了出来。

斜坡共有五六米长，天下着小雨，非常滑。大家将伤员抬上担架，一边各4个人开始爬斜坡，这过程非常艰难。

差不多同一时间，大家用此方式，救出了另外两名伤员。

守在斜坡为生命接力

之后，各地消防队伍进入现场救援，大溪派出所的民警和队员们渐渐退出现场。

考虑到斜坡运人不便，他们安排了10多人守在斜坡，一侧人员踩在斜坡倒塌的砖块上，另一侧人员则靠拉着绳子站稳，为生命接力。伤员被抬出斜坡后，他们还帮忙将伤员抬到了救护车上。

救援过程中，很多人都受伤了。因为有烟熏吹过来，倒塌现场灰蒙蒙一片。大家踩在高高低低的砖块上，很多人脚被钢筋划伤了。

抬空心板的过程中，蒋辉华的腰扭伤了。之前，他已值班24小时，加上救援的一晚，他已48小时未合眼了。7月5日上午回到派出所，他就在核查鞋厂员工人数和身份，直到7月6日凌晨才躺下睡觉。这一觉，睡得那个沉啊。

协警张军波在抬一块大砖块时，突然叫了一声，原来他左手中指受伤了。因为戴着手套，加上急于救人，张军波也没在意。第二天，摘掉手套后，他才发现手指肿得非常大。后来去医院拍片，发现骨折了。

消防战士金礼斌：带领队员冲上救援最前线

本报记者 庞辉斌

接警后，市消防大队温岭中队指导员金礼斌是最先带着抢险队员到达事故现场的。

这位今年虚岁35岁的“80后”，立刻带着队员们冲上了救援最前线。在狼藉的废墟中，金礼斌发现了两名中年男子在呼救。所幸只是双腿被压，大伙三下五除二就将两人营救出来。加上搬运器材的时间，也就6分钟。

然而，此次事故又不同于一般事故。捷宇鞋材厂房由4栋建筑组成一个“回字形”，且与周边厂房紧密相邻。

西南角厂房两层楼板发生坍塌后，其他建筑均受到了影响，安全性能降低，在震动或其他作用力的影响下，随时都有再次倒塌的危险。

西面厂房墙体出现多处裂缝，东南角坍塌处空心楼板摇摇欲坠，对参加抢险救援的官兵们的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坍塌的墙体覆盖了三楼以下的建筑，消防官兵在救援时，只能在坍塌的三楼顶进行救援，作业面十分有限，也无法使用机械设备，只能靠救援队员手抬肩扛，但脚下又可能有人员被埋，这让身经百战的战士们也感觉困难重重。

直至当晚20时35分，温岭中队共救出6名生还者。

消防战士李林森：体力透支也得坚持

本报记者 庞辉斌

“我叫李林森，木子李，森林的林，森林的森，全部都是‘木’。”一边介绍，李林森自己先笑了起来。

在众多同龄的战友当中，22岁的头车班长李林森，已显得相当老成干练。

整个救援过程中，李林森在事故现场待了44个小时，同样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洗礼。

“救人是第一要务，说到辛苦，自然是有的。”李林森对山脚的蚊子有些“咬牙切齿”，但这也实属无奈。

“睡不好，衣服不能换，体力透支，还有战友的脚长时间被雨水浸泡都化脓了。晚上又有蚊子的‘轰炸’，打都打不完。”说着，李林森又挠起了手臂，上面还留有一个红色的印记，全是被蚊子咬的。

消防战士王敬贤：在现场待了51个小时

本报记者 庞辉斌

作为市消防大队温岭中队头车一号员，王敬贤是最先到达事故现场的救援队员之一。

“一号员”，想想就是冲在最前面的战士的称号。

“以前几乎没有参加过这种救援行动，日常工作基本都以火场救灾为主。”王敬贤想了一下，在救援现场，他主要在房层中部靠近横梁半米处的位置进行打凿、破拆，因为下面就是流水线，既是人员最集中的位置，又有机器阻挡，相对来说存活率会最高。

发现被埋人员在较深位置，需要救援人员钻进去帮助脱困时，王敬贤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这一次救援行动，王敬贤在现场工作和待命了51个小时，直到7月6日晚上20时才撤回中队。

救援期间，雨一直断断续续下个不停，两天两夜多的时间，穿着厚厚的早已湿透的战斗服，那滋味，又湿又冷又闷，真是“冰火两重天”。用队员们的话说，平时穿着战斗服就像夏天穿着棉袄去跑步。

“大半夜在屋檐下休息，根本睡不着，眯一会然后接替战友继续去搜索，看看还有没有生还者。”51个小时，在王敬贤的口中，似乎也就是一晃而过的事情。

消防战士马贺伟：钻到废墟下救出一名女子

本报记者 庞辉斌

市消防大队温岭中队二车班长马贺伟今年只有20岁，当兵已快3年。救援行动时，他参与了一名营救难度非常大的被埋人员的营救全过程。

那是一名女子，被埋位置较深，仅颈部暴露在外，头部上方盖着厚厚的空心板，所幸没有压到。

破拆过程中，障碍太多，打通生命通道，足足花了半个小时。随后，新的困难摆在面前，女子头部被流水线外壳的铁皮覆盖，死死压住。

马贺伟估算了一下距离，先用双轮异向切割机将铁皮边缘切割开，怕伤到女子，待铁皮有足够深的缺口可以抬起来一点距离后，改用液压扩张器慢慢剪。随后，钻到废墟下面将女子救出。

整个救援过程，花了40多分钟。

事后回想起来，马贺伟不知道该怎样形容自己的心情，说是有一些激动。

佛陇村护村队队长戴明东：哪里需要帮助就往哪去

本报记者 王悦 通讯员 林雄伟 杨鹏

戴明东没有直接参与救人，但那天的现场，他已经忘了自己进进出出到底跑了多少趟了。

作为佛陇村的护村队队长，戴明东也在得知消息的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我马上通知护村队员，来现场帮忙。”

现场需要工具，自己的厂就在附近，戴明东马上跑进厂里，把可能用到的工具都带上了，撬棍、榔头，等等。

工具还不够，戴明东又跑到附近的村民家借。听说需要工具，村民们都主动搜罗起来，自己家的，隔壁邻居家的，只要是用得上的，都送到了戴明东的手里。

现场忙着在救人，戴明东忙着调派人员，忙着维持现场秩序，一听说里面缺什么，立刻去补。几趟进出，汗水已经浸湿了整件衣服。

为了救出埋在废墟下的伤员，救援人员用撬棍撬，用榔头敲，没鼓几下，不少人的手就被磨出了血。

需要手套！戴明东立刻赶到最近的超市，兜揽了店里所有的手套，“有多少拿多少，先记在账上！”“没事，你先拿去用吧，钱以后再算。”超市老板说。

整整12多个小时，戴明东一直奔波着，“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忙啥，哪里需要帮助，我就往哪里去。”戴明东说，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是用得上的，没有人会不尽力。

巡特警大队：生命的通道不能堵

本报记者 赵 云 通讯员 朱凌云

事故发生后，市公安局巡特警大队赶到现场，参与中心现场的警戒保卫及周边重要路段的交通秩序维护工作。

当天是周六，接到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指示时，大队长潘云富正和外地来的战友一起吃饭，饭吃到一半，他就赶赴现场了。

事情重大。大队召集所有放假人员回到岗位，共有150多人参与现场秩序维护。现场周边每个路口都安排人员执勤，保证消防、施工、救护等救援车辆顺利进出，确保生命绿色通道畅通。

维护现场秩序的工作看似平淡，但这持续48小时的工作中，却藏着很多感人的故事。

潘云富心脏不好，不能熬夜。

这次，潘云富两天两夜坚守在现场岗位，便是熬了两晚。之后，他的身体出现了不适。

新队员吴一凡这几天感冒，周六恰好请假在家休息。当天傍晚，接到任务后，他马上赶到了现场。

冒雨在路口一站就是10多个小时。吴一凡突然眼皮一黑，晕倒。他被同事扶到了车上休息了一会，就继续执勤，“年轻人，哪有这么娇气。”

7月5日是周日，这天是队员李云岳的生日。每年的惯例是，他回家，母亲做一桌好吃的东西。

他已好几周没回家了，母亲让他这星期回家，他答应了。但是，7月5日，他仍坚守在事故现场附近。“这个生日过得很特别！”

这天，民警陈君彬打算和未婚妻一起去拍婚纱照，和影楼都约好了。但是，为了救援工作，他也只能另改拍照时间了。

民警张敏的妻子是温州平阳县人。妻子的外婆病危，7月4日中午，张敏和妻子赶到了平阳。当天傍晚，张敏就接到通知，要求马上回温岭。

当时已买不到车票，张敏打车回到温岭。一夜执勤后，第二天早上7点多，妻子给他打来电话：外婆走了。

张敏知道，外婆和妻子的关系非常好，希望自己和妻子都能陪她最后一程。那一刻，张敏觉得有点无奈。但很快，他就释然了：这就是自己的工作，这就是一个人民警察应该承担的。

7月4日16点左右，大溪佛

陇一厂房发生房屋倒塌事故。事

故发生后，各方人员都赶到大溪

参与救援。他们是消防队员、警

察、医护人员、村民……他们与

被埋的员工素不相识，但是他们

都拼尽自己所能，去参与救援。

他们中有的放弃了与家人的团聚

的时间赶到现场，有的不顾身体

不适毅然工作在一线，有的累到

体力透支却仍在坚持……但这个

时候，他们的心里只有一个信

念：不放过任何一个救人的机

会。这些平凡的人，却给了我们

不平凡的感动。

感谢你们点亮了生命

医护人员：重伤员转危为安，全靠所有人的努力

本报记者 潘国志

接到120报警后，市第一人民医院立刻做好了抢救伤员的准备。当晚6点左右，一名重伤员被送进了ICU，这位叫田小刚的小伙子，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一度心跳停止，血压一度测不出，情况十分危急。经过紧急抢救，病人的情况有所好转。然而，5月底才动过手术的ICU主任助理王妙淑，却在17个小时的紧急抢救后，晕倒在地。

来回奔波几十趟，她主动加入抢救队伍

34岁的徐超红，是一名护士。从2003年到ICU算起，已经整整过去11个年头了。回忆起7月4日晚的抢救过程，她淡淡一笑，“这可能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最疲惫的一次。”

当天下午4点，徐超红仍像往常一样到ICU上班。在ICU病房里，照顾好四个病人，是她当天晚上工作内容。就在一切按部就班进行时，当晚6点多，田小刚被送进了监护室。

“情况特别严重，一度没有心跳。”一名同事来回奔波时，徐超红拉住她，问了一声病人的情况，那名同事自顾奔去了监护室。徐超红犹豫了一下，望了一眼已经安排妥当的四位病人，放下手头的东西，也立即追了过去。

“需要做病情检测，再用药处理，抽血。”王妙淑和另一位值班医生钟丹锋忙个不停，徐超红没有犹豫，自顾帮起忙来。

这边情况稍微有所好转，徐超红又想起病房里的四位病人，一转身又冲了回去。安排好四位病人后，她再度赶回监护室，帮着一起抢救田小刚。

如此循环往复，也不知道来回跑了多少趟，徐超红的脚步渐渐沉重起来。当晚12点，是她下班的时候，可此时田小刚的抢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着，徐超红来回奔波之际，已经完全忘记了时间，直至次日凌晨1点多，田小刚的病情稍有好转，她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了家。

17小时全程操作，他一刻也不敢放松

坐在ICU的一角位置，钟丹锋急忙收拾起桌上的资料，他马上去赶去开一个会，会的都是ICU的专科专家，会议的主题，是接下来如何进一步救治田小刚。回忆起7月4日晚的情况，钟丹锋依然印象深刻。从接诊田小刚开始，他和王妙淑一起，进行了17个小时，最终使得田小刚转危为安。

“情况很不乐观。”说起田小刚刚来时状况，钟丹锋摇了摇头，“根据他的

伤情，先用扩容，再用输血监测深静脉通路，维持他的血压，维持他的生命体征。”

钟丹锋回忆起抢救过程，仍然心有余悸。当时，专家们正在商量对策，钟丹锋就负责其具体的抢救操作，“每个动作都必须得快，而且必须得十分小心，一个不小心，很可能就是致命的。”甚至有一段时间，钟丹锋必须压着呼吸节奏，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了手上。

这样的抢救过程，他说以前也碰到过，“但从没有这次这么严重。汶川地震时的伤员资料中，就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17个小时后，田小刚病情趋于稳定，钟丹锋高度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下来，“整个人有些虚脱。”就在此时，一旁的王妙淑却晕倒在地。

“如果换班了，换上来的人需要时间了解伤员的情况，熟悉诊疗方案和监护的重点，这个时间我们等不起。”说起坚持17个小时的原因，钟丹锋如此说道，“妙淑一直高度关注病人情况，滴水未进，这才造成了晕厥。”

缺少任何一个环节，结果都有可能不同

整个抢救过程，一共有10位护士在旁帮忙。”王妙淑说，“田小刚能够及时抢救，除了所有市一院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外，还不得不说台州医院、温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赶来帮忙的专家组。”

当天晚上9点，台州市恩泽医院的9位专家赶到医院参与救援。深夜12点，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2位专家也赶到医院。三家医院组成20多人的专家团队对所有伤者进行会诊。

“田小刚能够转危为安，靠的是所有人的通力协作，也许，缺少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最后的结果都有可能不同。”王妙淑说。

市中医院骨科护士长朱仙君：守护病人到凌晨1点

本报记者 顾婷婷

7月4日晚8点18分，老杨被送到市中医院。9点40分，经过抢救后，他被送往骨科住院治疗。

刚送到骨科时，老杨的身上都是灰尘，在抢救时衣服被剪掉了。护士长朱仙君打来一盆水，帮他擦身体。老杨很壮，单靠她一个人翻身擦后背有些困难。朱仙君请离病床的病人陪护帮忙，终于替他换上了干净的衣服。

因为肋骨和右小腿骨折，老杨一直喊疼。“刚经历过这样的事，可以看得出来他很恐惧，他怕自己的脚废了。”朱仙君将病情分析给他听，“因为骨折了，疼肯定是会有，身体哪里不舒服可以及时和我说。”

但显然老杨并没有听懂。“他讲的是贵州方言，我也听不懂。”朱仙君只好换了一种方式，“我就站在他的床边陪着他，观测他的生命体征，若发现异常情况可以及时处理。有人陪着他，他心里的恐惧也会少一些。”

陪着老杨一直到凌晨1点，朱仙君才回家休息。

第二天赶来上班，朱仙君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病房里看望老杨。老杨说他的裤兜里还有100元，朱仙君去急诊室翻出了他的裤子，但里面没有钱。“和他聊天时，他好像有经济难题，他告诉我我家的两个孩子还在读书。”

老杨再次请朱仙君打听他妻子的情况，朱仙君说，“老杨心里很不安，他感觉自己的妻子已经不在了。”

朱仙君记下了老杨妻子的名字多方打听，得知他的妻子在这起事故中去世了，但她不忍心告诉老杨，“我只能尽量安慰他，先给他打气。”

趁着中午的时间，朱仙君去买了一束鲜花送到老杨的病房，鼓励他先养好身体，才能够照顾家人。朱仙君又塞给老杨一个信封，里面装着500元。“这是我的一份心意，他现在身上身无分文，有钱也能有点安全感。”

下午3点左右，为了和家人联系方便，朱仙君给他买了一个手机。老杨说他不识字，也不怎么会用手机。朱仙君特意挑了一个简单款的。刚送到病房，老杨的车间主任也送来一个手机。朱仙君把手机退了，给他充了150元的话费。

温州市应急志愿者技术保障大队：

24小时高密度监测为救援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叶易

在救援现场，有那么一群人，他们一直提着十几斤重的仪器，往返于18个监测点之间，埋头记录着数据，做着数据分析。他们就是温州市应急志愿者技术保障大队的成员，他们对现场进行着24小时的监控，确保了救援人员的安全。

7月5日早上6点多，技术保障大队接到了通知。因为成员们平时经常进行救援实战演练，大队很快做出反应，接到通知一个小时后，16名成员乘着两辆应急救援工程抢险车，从温州直奔大溪参加救援。

到达温岭后，技术保障大队开始有条不紊地在现场视线良好的位置，布置了18个监测点。其中脆弱易坍塌的重点区域，每隔2分钟进行一次监测，外围区域的点每隔30分钟进行一次监测。

“我们就像救援的‘眼睛’，通过监测数据，查看建筑是否出现倾斜、沉降，一旦数据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就意味着危险的来临。这次的监测，我们比以前更紧张。一方面，天空下着雨，另一方面，大型机械都在现场施工，造成了震动，我们很担心会对周边的建筑产生影响，造成二次倒塌。按照预案应该五分钟检测一次，为了确保救援安全，我们改为了两分钟检测一次。监测密度变高了，一定程度上加重了我们的工作强度。我们分成了两组，每组八个人，每三个小时交替一次。”技术保障大队的队长曾章海说。

直到7月6日下午6点，应急志愿者技术保障大队才离开。这支队伍是由浙江元本检测技术股份公司提供技术、设备和人员。之前，在温州也接到过几次火灾的现场监测。他们的实时监控，为领导决策提供数据分析和科学依据，防止了次生性事故的发生（比如二次倒塌）。

市住建局：为救援提供科学决策

本报记者 陈祥胜 通讯员 金玉平

事故发生后，市住建局迅速组织30多名工人赶到事故现场，并调派4台空压机、1台炮头机和1台升降机积极参与事故救援。“除了配合救援外，当时市里交给住建局的主要任务就是现场查清厂房性质。”市住建局副局长洪智军介绍。

7月5日，事故救援现场出现了新情况：除了发生事故腾辉公司共有员工51人外，还有非腾辉公司的5人也涉及此次事故。在事故现场，原本四层楼高的厂房整体性垮塌至一层楼高，巨大的水泥楼板倾斜斜着覆盖在废墟上，形成一道水泥斜坡，经家属指点，这5人很有可能就困在了水泥斜坡的前下方。

要找到他们，必须在水泥斜坡上开出一个进出通道，而这，却成为现场救援的棘手难题。

“当时的情况是，用空压机、切割机破水泥斜坡，会对里面的人造成二次伤害，而且水泥斜坡的部分大梁钢筋已断，作业时极易引发二次坍塌。此外，切割机切割时溅出的火花也会引燃现场的鞋革材料。”在权衡再三之后，洪智军等向现场救援指挥部建议，为确保救援高效、安全进行，应调用剪刀机参与事故救援。为此，市住建局紧急从椒江调来一台剪刀机参与救援，为确保救援工作能24小时进行，该局随后又从宁波调来了第二台剪刀机，进行轮流作业。

在剪刀机的助力下，巨大的水泥斜坡坡面上最终开出了一个进出通道，5名失联人员也被逐一发现。“使用剪刀机作业是当时救援行之有效的作业方式。”洪智军说。

在事故救援工作结束之后，7月7日下午3点多，市住建局派出的相关人员和工程机械才从事故救援现场撤离。

城西派出所驻村指导员：陪着家属三天三夜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本报记者 叶易

7月9日，记者见到老警官郑夏荣时，他一脸倦容。因为工作的事，他已经三天没睡过安稳觉了。

7月5日上午，郑夏荣就赶到了大溪。要抚慰遇难者小刘家，就需要先了解她的家庭情况。从小刘丈夫小宋口中，郑夏荣了解到，小刘家中还有一个9岁的儿子和13岁的女儿，而小刘的父母还分别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现在家中的重担都落在了小宋的身上。一想到妻子的离去，小宋就泣不成声，郑夏荣拍着他的肩膀，不停安慰：“人死不能复生，我们就是来帮你们的，我们会尽可能满足你们的要求。”

7月5日晚上，小刘的两个姊妹和两个兄弟等亲戚都陆续到了大溪，加在一起有十五个人。郑夏荣和组员一起为他们安排住宿。直到7月6日凌晨四点，郑夏荣才躺在床上休息了片刻。

7月6日上午，小刘的兄弟提出要去见小刘最后一面，郑夏荣陪着他们到了殡仪馆。看到小刘的那一面，小刘一家人再也控制不住悲痛的情绪。

因为小刘工作忙，两个孩子已经好几年没见到她了，没想到再见而竟然是这样的场景，那一声声“妈妈”，让郑夏荣的眼眶也跟着湿了。等家属情绪平静一些了，他尽力和他们解释着：“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都不愿意看到，要节哀，我会尽力帮助大家。”

接下来几天，郑夏荣与组员在小宾馆内，和小刘家家属同吃同住，朝夕相处。吃饭时，郑夏荣还与他们聊天、拉家常，双方的关系也近了不少。

因为工作到位，郑夏荣所在的安抚小组最早与家属签订了协议。临行前，遇难者小刘的家属还感激地对郑夏荣说：“这几天辛苦你了，郑警官。”

